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五

湖廣參政警庸林公墓誌銘

明陶望齡

先生諱某字孚元警庸其號少竒穎卅歲博通羣書補諸生有雋譽嘉靖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科尋選翰林院庶吉士以材器為館閣師所重故事闔中館選二

人唯一人留是科先生與莆田陳尚書經邦俱授史職  
先生為檢討戊辰分校禮闈明年以告還又明年還職  
萬厯癸酉同修肅穆二朝實錄展書經筵管理誥勅甲  
戌錄成進編修先生性嗜書好古及官詞曹每請俸輒  
送書肆杜門息交游泳文藝該習朝典意尚深遠人莫  
之測也為人直躬曠宇腸如絃繩外甚宏肆而神守堅  
確其當制也以次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誇  
飾江陵固已不怡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

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憾之乙亥用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教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賦性過贖誤塵華貴適者外轉勢固宜然僕豈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有辭萬鍾而不顧豈真為高哉亦必有不當於心者僕釋屨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效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為能乎否乎僕雖音操土風行乖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

有繫人雖以僕為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列交  
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一二人  
耳而或以僕為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敢  
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既不肖為能而又不欲顯  
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縻寸祿是真  
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宜循常局促舍已從人者  
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菽水良用快心祖  
母年已近邁恃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

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糾其紕繆  
蹶然共適不待遠明匪特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  
露方裊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外牛羊自來農夫  
誇年歲之登童稚簪衣冠之俊知我者希則我益貴安  
能貶胸中之竒倔徇他人面目之歡乎今耳視目聽之  
徒直謂我假耳不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  
宣諸口雖在酩酊謹叟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  
假耶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

他年哉顧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  
史館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採  
藝林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然燈即以開卷意之所  
怡他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矣今必欲  
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狂態如  
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  
漳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壁藏之餘  
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遺蹟漱其

菁華挹其芳潤然後艾諸史之繁蕪粹百家之散佚續  
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  
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為  
何如及江陵敗錄素為所廢斥者起浙江提學副使以  
親命强行先生裁鑑精妙請寄無所受每面發試牘至  
所屬生輒曰某公嘗為若言然若文劣固宜居此其所  
拔擢始或疑駭後懸驗莫不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  
濬至今兩浙言良督學稱林蘇蘇公敏絕一世名為知



人至取神骨物色之表不能及也竣試時出命觴登覽  
生徒童冠皆聚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  
客可試共飲宗師法不可干也先生既翫罷不能細謹  
而部使嚴重他藩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闊疎意不能  
容疏論之奉旨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人  
人涕下不能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曰公溪官取稅以餉  
民苦之先生為邑令言請蠲其稅令不從又言之撫臺  
語稍侵令大憾之先生罷浙憲還未至家而令因以

事中具家齟齬殊甚先生歸隱操彌勵復不得已奉封  
公北行以避仇封公旅於姑孰而先生行詣闕候補鞭  
馬鄣南意不自得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  
德為言先生戲報曰昔人喻酒於兵兵可千日不用不  
可一日不脩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  
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  
溘泄為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  
哉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公飲中友故相往

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飭兵贛州贛方興岑岡之師先生  
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妄殺非是時已成師不及止然以  
先生言獲原縱者猶數百人丁亥遷湖廣布政司右參  
政治承天時苦旱先生禱救甚勤居五月復坐言者罷  
歸歸為小齋題曰讀書談道更號曰雲山居士埽軌謝  
客時為後生商畧大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好內  
典及丁父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輒對曰三蘇  
文章今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為人論為文之法以

氣為主其言曰意至而蒸生神來而旨暢行於所當行  
止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無子後舉  
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吒時擊膺遂有血疾疾時令人奏  
管鳴絃倚而歌枕上聽之迨亟問以後事昏不言獨引  
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知  
命如此先生至行貞白貲產不及中人里居有司例供  
輿阜皆謝卻之宅憂日寢興堊室中三年未嘗內也其  
先居漳浦之葭洲曾大公崇器公有隱德鄉人稱之曰

朴叟朴叟生子琥而天有遺腹子曰文貢即封檢討公  
先生父也封公母王以節聞葭洲近海多盜節婦以其  
子徙居於前塗及先生貴拜疏言祖母貞節狀詔旌其  
門又念葭洲宗祏所在也即故地建祠買田供祀事焉  
先是雲霄民善剽時議將誅剿之賴先生昌言於朝而  
止饒寇入閩增設憲臣於詔安先生以官多徒擾民陳  
諸銓司尋罷設以故鄉人僉德之先生艱於嗣咸為禱  
弗得葬封公雲霄之山阻水焉雲霄人爭造舟為梁以過

屢車令先生得志其德於人與人之歸德可勝道哉望  
齡為諸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曹百人補試睦州  
先生發牘首予以仁和今憲副張君鶚鳴次之翌日復  
懸花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生率闖茸畏  
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檄來復以冠先所試諸士予廩  
食於是庠士大謹爭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望齡  
誰氏子也聞謗撫心而歎愈益誦言兩浙士有先望齡  
舉者吾不復相文後名第偶符先生為一笑而望齡絕

癡鈍德業無所底每事後人此非先生所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子毓榛曰銘我必陶氏子故毓榛走數千里以戶部侍郎狀來乞銘告曰某月日葬某地望齡辱先生知無以報烏敢辭弗銘銘曰

神龍升雲九土被膏或擾豢龍龍舍而逃文明天下豈與魚謀失勢而沉以侶鱸鱖性不可馴而寧可俎大壑歸藏一瞑萬古

黃母范太夫人墓誌銘

陶望齡

萬厯辛丑望齡復從其友黃平倩輝於京師甚歡無何平倩執予手太息而言子今來吾行去矣吾父春秋高吾當歸養吾母棄諸孤久方歲壬午葬吾邑西山之桂花坪北水嚙墓左法宜徙吾歸將改葬因泣曰吾母良苦即葬吾欲子之銘之也因為語曰吾母范氏父希正以嘉靖庚子舉四川鄉試第一人母龐太常少卿壘之裔孫也十五歸吾父春亭公黃故饒給至吾祖西原公而業衰母歸於是姑羅宜人亡矣事繼姑徐婉聽無間



家赤貧力鍼紉自苦日暎炊冷目花續然時酌杯水代糜也嘗歲暮脫簪易薪米營辦甘脆奉其舅舅臨食咨嘆曰顧吾可耳柰馮可時何可時西原公貧友也於是更割槃肉束薪裹米致諸馮君西原公乃為飽食吾祖病革持吾父語曰而孝而婦賢後其將昌乎居數年繼姑歸於徐而驟卒俗謂喪入不祥請喪於徐母遽曰吾姑也焉可竟返而喪焉於是吾父母貧日甚故屋數間我居其西偏東偏以售人來感我日嫚詈不休乃去西

徒是夕母夢伏而吞塊占者曰無憂是竟而土也吾父  
既領鄉薦復不第諸從多食我兒女長成率倚辦於母  
勞苦時倍吾父知通渭淑浦母皆從俄而病脾未病前  
夢神人從雲中下相慰勞稱夫人大類而父覺而歎曰  
先君子四十七卒吾今逮矣其將徃乎竟病不起外大  
父通儒也兼精二氏言以是母少熟內則孝經後數稱  
引解說女中師之而精信因果約已利物其仁愛著於  
心通於神明焉通渭人有訓訟者黠甚吾父收得念當

斃之母夢髻更斃而杖來言某罪未及死請置弗殺也  
覺以告公意弗改復夢婦人劔嬰綰稚懷牒而前又以  
為言公出望見婦人如言夢狀令人迎問某妻乎曰是  
也遂貸之其冥感如此外大父病母嘗為羹股將之淑  
浦也以外大母老故不欲往既至淑念母甚夜聞解釋  
聲問曰雨邪戶開籥入乃微吟曰思親悶坐銀燈下誤  
聽風聲是雨聲吾父聞而訝之多其暗解也平倩為予  
言云然當語時數數涕下至飲水代糜事淚被面幾不

能屬語至壬寅八月平倩果歸又明年甲辰望齡亦得告去方入舟使者自蜀適至持平倩書幣來告改葬曰曰某月某甲子告葬地曰譙賢村之西北岡且徵夙諾及讀王都諫狀其言皆與曩所聞合符平倩之歸也言吾母氏貧日食不辨粥吾有饘有茹以給有魚菽以祭以養復何事平倩與其弟參政君居官俱用清廉自將賢能之譽滿天下業用未艾人皆曰春亭公之教夫人基之也夫人生嘉靖辛卯二月朔卒萬曆丁丑八月二

十二日初以春亭公考最贈安人再贈宜人復用平倩  
宮官推恩仍贈宜人子五長光庠生娶趙氏次即吾友  
輝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東宮日  
講官娶王氏贈宜人左布政使續之之女次耀貢為太  
學生娶張氏次輝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  
娶王氏贈恭人繼娶江氏封恭人次謙縣庠生後夫人  
十二年卒娶韓氏女一適吏科給事中楊文舉孫四昌  
毅昌俊光出昌言輝出昌胤耀出皆庠生曾孫三士憬

殤士愉昌言出士惺昌胤出孫女九光出二一適舉人  
楊益一聘同知蘇希瞻子某輝出一適大理評事岳方  
子庠生虞衡輝出六一適知縣楊偉孫盛一適知府雍  
之可孫庠生所造一適知府任哲子庠生茂松餘三幼  
未字銘曰

糜而水厥德則旨以遺而子神與塊厥占靡害而宇將  
大而宇迺光矣而子迺昌矣藏二十歲而啓而寔乃陽  
矣譙賢之阡而居乃靡弗臧矣

孺人廖氏墓石銘

袁宏道

孺人廖氏為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年十八  
乃歸時伯修方為孝廉既官翰苑遂封孺人隨伯修燕  
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  
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  
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息伯修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  
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  
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將以是

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距丈許遂為之  
銘銘曰

原之右為姑若夫原之左為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  
歎泣性溫而貞不愧姑也操嚴而潔不愧夫也唯其不愧是以  
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壚

舒大家誌石銘

表弘道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



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家孑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  
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緝暮織為余叔  
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  
於所生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  
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銘曰

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  
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死

先大父母合塋墓誌銘

湯賓尹

賓尹為諸生一歲而謝大父成進士二歲謝大母也諸生時竒窮不辦養歛進士官詞林窮無以異諸生又大母屬續之際賓尹適歸節家封史與季伴送之維揚任終事者外惟一仲內惟諸婦而已蓋又十年賓尹再使在里始得從封史後躬紉舂之役歲曰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地曰後潭之西冲又曰青塢面丁負癸去本家四十里是役也封史晝夜營卜竭二十二年之心力以畢此宅而始即寢也自惟薄劣無所効於

先人顧視二十餘年土風移易情事迥舛求所為大父  
彷彿者而抑亦寡鮮矣嗟胡不思嗟胡不悲大父世力  
農糞磽田數畝不給則從曾大父行里中賈已乃合季  
弟已率季子竟以賈老其身大父雖以賈老其身於賈  
家所為黷權程石歛賤散貴之法都不復曉算時斥魚  
鹽酒肉貫宗人度不任償者削薄帳使之不復索矣性  
厭市郭十餘年不一入至老不識郡縣方嚮不見官長  
嘗市貨蕪陰泊傍官舫揭蓬頂偶出若擬小便者為舫

中官人所怒扑歸大喟曰嘗言官官令財知之利害乃如此那族有短長事列席酒衆拉大父大父揺手謝曰我不貫此酒續遺分肉二脰急麾之平生不啖閒酒杯無名錢不手一文也賓尹小時隨封史讀書旁舍舍與隣雜植棘藩為界隣者數移藩適大父省書來賓尹路遇之以告大父隱聲曰兒任之歲移不夠尺何賴也手牽賓尹以還慈讓率如此始曾大父好儒數買紙筆獎兒童之能畫字者占幾字對者病且卧封史所從姑翁

姚先生來彊扶牀跼泣以封史屬曰若必為我士之而封史在讀大父方在賈所行束修共膳學官儀節之數悉大母手指自辨自咽糠粃別以穀食食師賓嘗久雪三月無新取所治棉祖煨別錯目幾藝塞也大父頻年行水因下溼不良於步晚年猶躑躅不休大母有湯之疾髀腠寸寸痛輒置木橈支背被泉支兩股紡織窮晨夕無頃刻之逸初曾大父憂之甚數詈戒大母則用布幘自蔽母令尊章知軋軋聲與雞相答曉光達於壁復

執爨竈下矣大父諱滾行高二號東園於曾大父沙溪  
府君為長子高祖敏五府君為長孫其於孝弟忠信非  
勉也與季共賈事而一酒一羹必以仲俱三人無間言  
瘦面肥髯與人處洞露肝鬲雜諧謔無遠近親疎老幼  
無不滿意去人思歌之至今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四  
日卒萬曆丙戌十一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二大母建  
平沈氏生嘉靖戊子正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丁酉三月  
初一日得年七十子男三人長即封史諱一桂以賓尹

滿編修考封娶我母施氏封孺人仲一相娶畢季一中  
娶萬又娶姚女一人嫁生員郭可化孫十三人為封史  
出者賓尹今為右中允次就尹鴻臚寺序班次任尹太  
學生以塋大父母之前二月卒年三十二耳次薦尹次  
衡尹次近尹俱縣庠生次家尹仲出者寵尹季出者用  
尹聘尹師尹之尹尊尹曾孫三人長孫喬孫男昌俱幼  
當封史為諸生不利田作之勞實仲也獨人多以為詬  
至賓尹早庠而大父母喜甚也曰是兒必效然大父不

及賓尹之第大母及矣其年七十奉一紵衣不御曰非  
我貧家所宜奏觴未十日而終子孫所效於先人何如  
也嗚呼我是以悲而志之因系之銘曰

貴富之家謀田伐宅抑思其前本分者割兩脰一文辭  
受所矜豐筵腆遺識主誰名味羨思兼服温思鮮抱緼  
舐糠亦敵饑寒老不釋塗病不釋紅健婦飽兒日嬉以  
慵曷鞞而肉曷跣而逐實播實種以詒厥穀小子鏡詩  
以告後人祖德無瑕踵此者興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德園盧公墓誌銘

黃汝亨

吾友司勲虞公長孺諱淳熙以萬曆癸巳去官歸錢塘  
偕弟僧孺隱南山回峯下已遷李爰之飛僊里採蓴行  
樂嘯詠惟適棲寂課立六時不輟足迹不窺官府雖臺  
府大吏及四方之客遊武林者懷刺造廬欲一識其面  
亦戒門以絕天下知與不知語及虞司勲輒曰異人異  
人云如是者三十年天啟元年六月坐而沒沒後頭顱  
如藝支無辟戾或謂尸解去三年三月某日公子宗政

宗瑤如公命塋西溪七十二賢人峯下公生於嘉靖癸丑父封職方賓門公諱舜卿母贈安人黃氏安人婉而失乳目光回回十二時昏不瞑識者已占其異釋晬盤所弄惟書帙三歲黃安人抽簪染口脂為授句入耳便誦十五出試試經書論策五道立就主司驚不信掩卷令誦公不屑岸然去十七復出試學使者潮陽林公行部竒公補郡諸生曰虞生天下才盍令王元羨李于鱗見之於是移書介公往謁兩先生倒屣迎相推許如林

名振江左又十年己卯舉省試第四人同榜多才名士而公為冠當是時當塗諸公亦爭相引重而公嶽嶽高子羽之節毫不干以私公故名人期已上公車赴同鄉達官飲坐有江陵客侈談相君威公不覺髮上指天口曰使某得通籍者袖中彈文不敢避客慚慙江陵江陵不悅于是闈中識相君意擯弗錄而言官至上疏言浙有三變兵變民變與文變而三蓋指公也公既絀於北乃遊南雍祭酒復榜所試文於橋門曰怪誕不經公嘆

曰吾文不誕而所如輒誕吾文如一口何哉吾足不堪  
再別於是更名首燕路則江陵亦均遂成進士時萬厯  
癸未也明年將除官而賓門公訃至公哭欲死奔而歸  
茹蔬啜粥廬居者三年服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  
鮮絳兵朔方畔人戕大帥軍書狎至公為大司馬石公  
條八議預刻和爾齊畔日及闕白死期無纖髮爽石顧  
不能用曾侍郎弟某議減軍儲軍大譁飛石擊侍郎中  
首侍郎奔省中匿則相與逼近朝門而詬石司馬大聲

言仍額給不減謹甚莫聞也公急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嘗護作昭陵會昌平戒弛寇千騎直逼紅門駐馬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守將愕眙罔措公徐率緹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寇遂遯公神識先定臨事消弭而不言功多類此亡何遷主客員外郎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大計京朝官而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鑰考功郎今左都御史趙公南星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尚書

無卻而公所補司勳呂某缺呂清簡公甥有流言遂借  
呂据拾公謗公行賂以觀尚書考功之俯仰尚書果大  
詫疏言淳熙恬澹味道老臣素重其品且貧安所得金  
言者妄淳熙不當罷旨下留用言官亦內自悔而一給  
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留不敬上以為然謂尚書  
尚書屹不為動執奏如初於是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趙  
公三級免公官而僉都御史王公汝訓右通政魏公允  
貞大理曾公乾亨及諸曹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

各抗疏白留淳熙非私且歸咎政府上益怒諸曹郎降  
謫有差公與趙公俱削藉而尚書亦十疏乞休矣迄今  
三十年公論大明天子深念先朝骨鯁魁壘耆艾之臣  
起趙公田間遂長御史列於三公而公之精氣已與造  
物者遊嗚呼遇不遇不足為公悼而悠悠之論至謗公  
以金錢得官此許由見疑於逆旅而鴛鴦受嚇於鴟鴞  
也悲夫公至性天植母病坐卧床下抱上下危樓凡兩  
匝月死而作孺子啼不已事賓門公雖貧必極驩其居

廬也叱虎去呼獐兔獐兔來就食人謂孝通神明云  
公既不得志於時而宏護淨業所在經筵法席以身為  
導又愛惜名勝即兩峯六橋三潭間松石花鳥蟲魚之  
屬咸以公為天公故貧孺子力不能購書獲有竒秘與  
弟閉門抄寫掃葉者茶窮晝夜不盡不止以故涵育浸  
灌汪洋奧衍有武庫行秘書之目詩文宏深微眇應念  
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作者人人自廢公尤嗜道術  
自少喜談神通謂人生貴悟道不則班馬淵雲第嚙語



蕭曹衛霍向奔中行耳嘗登天目坐斷崖活埋庵處十  
餘日豁然有省嗣後神明四闕事來輒先覺謂弟曰吾  
欲為陸法和弟僧孺亦曰吾兄一生多仙靈竒異之感  
其所由來要不可解予讀其所為公傳恍忽登閣風從  
化人焉予識黯淺不足測公百一迹其所至大抵以儒  
為行以玄為功以禪為歸以山水為寄託以詞翰為遊  
戲以闡述為經綸古之所謂得道畸人是耶非耶公童  
子時夢遊武夷引桃杖擊空見龍沈鶴鳴吟曰龍沈海

底日鶴鳴松下風嗚呼公出而屯雲雨之澤處而遊塵  
壚之表神先告之矣其奪司勳而老也特借讒人以自  
踐其夢人乎何尤哉公居恒呐呐見人輒面發赤而臨  
事氣決勇于賁育前知如神而天目取悟以後復埋照  
不露流俗人寡接而所過從道侶若雲棲師邵古庵先  
生及朱大復陶周望湯若士袁石公吾輩二三知己周  
旋竟日忘倦公修軀瑩膚渥顏飄髯每曳杖嘯長松下  
不知者殆真以為僂人也公每多異夢因自號六夢居

士又號矚子烟客學者則稱德園先生云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卷櫟丘子二卷孝經邇言一卷孝經集靈一卷大學斂繁露一卷行於世而孝經邇言集靈則張給諫某以為千秋絕學奏布學宮旨下部楊司成起元為鐫小帙頒馬公先世陳留人三徙入由拳有祖貞者贅錢塘之黃氏謬籍其軍以代曾祖奎祖翊是生賓門公舜卿贈兵部職方司主事自公為職方削牘上大司馬具白所以謬籍黃氏軍狀獲除弟僧孺名淳貞與公

偕隱者也娶楊繼室李俱贈安人側室何孺人先公二  
年卒公年六十有九丈夫子七人存者二宗政府學生  
娶鴻臚寺署丞襄樹堂公女宗瑤府學生娶憲副莫荆  
泉公女秀異有父風何出餘俱殤女四幽芳適昆明刺  
史錢養淳公子萬福清芳適余倩張德懋子岐然間芳  
適李桂亭子承宗皆士人素芳殤孫男一孫女三瑤出  
余為之志而系以銘銘曰

宇宙靈氣虛空含億變惟一一涵三曰儒釋僊旨同參

彼迷不悟離岐談於惟虞公妙心湛師孔友老皈瞿曇  
逍遙野服辭朝簪著書明道藏秘函鶴鳴松風龍沈潭  
七十二賢停雲驂千秋委脫樂且耽不羸其躬誕竒男  
我銘其墓文無慚

明茂才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鍾惺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為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戊  
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  
所為詩竄改幾十二三屬續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

後絕為一紙書遺其尊人榮期公曰必鍾子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謚之余惟長公幼清蚤譽高才竒骨為一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於諸生間又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讐之必矣差得志於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為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

者何獨亂於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為太易而獲此  
稱以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於是因之為魏長公太  
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象先字太易父  
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鷹封文林郎  
鷹生某以進士為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  
安以中子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固  
竒之掌弄膝語知為俊物稍長就外傳目所過書十行  
輒了手所弄文三义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竒李太史

本寧見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肯承響傳寫而君  
其肯隱然有自為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  
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家郎君者  
籍籍若是欲一觀其曲直能否未有間也其年君以母  
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為諸生倦矣而君尚自  
如然其大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史敬承西安  
公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為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  
此子賢者庶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



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為黃玉社工苦為諸  
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己亥流言起  
飲章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遍欲脅以衆怒為危禍且  
敗其名蓋從古庸力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文士必以  
口業與無行以為竭澤之漁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  
半多不可聞聽者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  
於有司皆高等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纖芥損反用以起  
其名計益詘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

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祧稍能自出語輒詫竒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而不知以為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厯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為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為竒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歸罷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於詩君秀羸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嚴其於

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僭晚益顛倒淋漓  
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自托於長慶世或指長慶為  
太易不知其用穉為老用險為穩用凡為奇用亂為整  
要以不必為我式而能為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之為  
偽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霸治之聊以矯俗玩世  
通其壘硯之氣橫佚之才真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  
鬱居然自有一太易世自覲面遇之而轉眄失之戊申  
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晚

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者檄徵郡邑  
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  
矣惡以病不能應試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  
字不中程文亦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  
生事聞遠近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削牘  
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為諸生歸  
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曰六等唵悲憤謔浪嬉笑痛哭  
共面而呈同口而出嶮崎怪譎有温李古橋汗下所不

敢道者今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為殉君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佻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已亥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翼二弟過於父師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襍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度前日語事釁或自招婁以此默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予廉無襍交

雅重識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間酬贈非其人輒被  
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名是以怵利  
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  
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不僭其名以為重以故世之  
妬太易與慕太易者不必昏以其才而昏以其名太易  
兩娶婦輒死甲午娶於譚即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  
人聘譚君如絲子結譚君即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已  
亥娶於田丁未卒有子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

月日距其生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其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為天假太易年其所失職於世者必不能減於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閒即所得志於詩者不能遽有加於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為詩差獨富閒即享詩福富即專詩名是區區者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竒福必有竒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

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  
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之名所本無  
者或以其詩興而內行脩潔作人之寔不愧古人者或  
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  
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  
榮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某所祔兩婦間余始因太  
易所自題云云者為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  
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



也或云太易自題實為明遺丈太易魏長公之樞家人  
矯太易命為今稱云銘曰

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女有以自樂也沒不稱詩  
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予乎後子存乎先我朽  
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烏知夫誰手嗚  
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  
孰不久孰久哉

陳母范孺人墓誌銘

陳際泰

孺人金谿人適陳侃六公生子全三全四全六全七生  
女適高而公殂貧者以家徒四壁為言孺人拊四雛但  
露處耳安所得四壁也長子能拾薪蒸顧安所得置釜  
中者孺人以十指易薄糜糜不時得則水而已矣或勸  
之勉思變化孺人則絮泣曰無此貌諸孤固不可况柰  
若髮覆額手扶牀者何也三十年餓而衰諸子餓而長  
耳及長子有婦劉有子德有女英即餘子皆足自糊而  
孺人不待矣次子高歸方市衣以進而竟以易其棺嗚

呼哀哉其叔際泰氏為之銘曰人固不可窮兮苦節不  
張高行眇儔兮不史而彰無愧人妻兮固可以下見吾  
兄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六 以下變體

襄陽盧丞墓誌 唐韓愈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  
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冑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  
代吾祖也為沂錄事叅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

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於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瓘為克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

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  
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璈  
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李元賓墓銘

韓愈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  
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  
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高原友人韓

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  
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虜元賓  
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虜元賓竟何為哉竟何  
為哉

孫慎行曰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為  
韓公之友不知發之何以如此之畧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韓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  
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

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



者唯竒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  
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  
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  
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  
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  
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  
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文有季曰愈能為古  
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

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  
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  
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  
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臯者侔且可以為相其  
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  
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  
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  
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

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叔氏墓誌

李翱

元和元年歲值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其叔氏之喪葬于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翱賓主其事銘曰

翺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  
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未列殯  
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棲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  
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唯叔  
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  
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

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

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繇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

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  
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厯其藩翰况堂  
與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  
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  
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  
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  
杜氏若干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  
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為奉天令甫字



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叅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杜牧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閒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

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七

薛質夫墓誌銘

宋歐陽修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

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於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于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

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

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於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



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為故合者尤寡今與是

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  
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  
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  
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  
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  
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  
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  
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

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  
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  
後為安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王安石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  
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

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  
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晁望潁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  
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千家徙鉅野縣辟時  
難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  
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  
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  
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隴政易君

仕初從容調腴吏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擾  
獄夙如我謀君不為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  
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  
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  
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裒偽券應手即  
辯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  
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  
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

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術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費  
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  
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  
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  
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  
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  
始正郎位攝舒暮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  
攜飽去又遺之糧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陽河避羅

剝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  
為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推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  
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  
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  
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  
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  
歸為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嫠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  
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籤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

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調族姍恩稱踈戚庖無朝  
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  
子弓埋辭衰羸走汴擬其緒餘以質幽寤

度支葛公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  
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  
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  
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



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  
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  
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  
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  
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  
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  
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

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

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  
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  
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  
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  
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簿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  
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  
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  
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

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揚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

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州王某也銘曰

士窳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亮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傍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

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為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修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大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為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臯獨汝為有奔走之勞汝之於

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  
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酌  
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  
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教其子孫以  
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  
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  
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  
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

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  
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共  
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徐道輝墓誌銘

葉適

徐照字道輝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茗苦甚於飴蜜手烹  
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  
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斲思尤奇皆橫絕歛



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憖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  
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  
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土爭  
効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東字十  
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  
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為  
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  
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

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  
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  
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  
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  
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  
秀字紫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  
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葉適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叅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叅政必令指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川方以解頤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曉場屋士餘十萬用

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  
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  
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  
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  
在廷交怒以為怪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  
甫羹哉中益村里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  
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  
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寔其事臺官諭監司

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  
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  
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速康軍簽判同甫雖  
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  
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舖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  
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  
重闕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元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  
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  
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  
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  
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  
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為大官  
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  
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

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此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于易山諸若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淳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

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  
葬于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  
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  
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  
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  
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  
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



斬天心可觀史氏命凡寇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  
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  
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莪  
莪管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壻也為斯  
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八

黃守一墓誌銘

明解縉

永樂四年丙戌之冬臘月辛亥夜夢吾之友黃君守一挈其囊書示予笑語如平生然視其顏色甚憔悴黯然似非人也曰人謂君以前年四月死矣是豈君之鬼邪

前持其衣袂空空然君為之笑後泫然悲曰吾猶滯于  
冥漠未遽散也君能哀而為之銘請書之予者為之挽  
詩亦庶幾有以傳于後乎予即諾之且取片紙求為書  
數字為何人取漢書云其生在予家君辭不肯余曰君  
無後可托矣其遺書歸之他人曷若歸之我俾我子孫  
藏之亦足為君不朽之托且書君生前月日可矣而不  
知夢覺今吾與君語者夢也持予書夢而索之耶則我  
不能知君覺而索之耶則又安有手書迹耶余方大悟

雞三唱東方白矣已而復夢為諸故人言夜夢守一索  
予銘其墓且為諸君求輓詩未幾復悟日已高矣乃起  
握筆疾書記夢中語為之銘君金華黃氏後徙洪之分  
寧宋季居安福地北門其家譜甚詳嘗携以自隨今不  
知其所在矣君家在安福以貲豪閭門為人所誣陷死  
君一身獨脫走亡匿新塗之玉笥撫之大華遇異人頗  
得其道家書符呪之屬用以隨俗俯仰非其志也君喜  
為詩學唐人楷書談笑諧謔動作至人有急難托之不

避艱險然其義決然不隨也人有過面數之由是亦多  
不合余貶河州時君欲徒步來會予東歸不果後聞予  
至家大雪中一日夜行百餘里公至握手歡笑竟月予  
復抵京師君送別于清江屢書報將視予乃以二十餘  
年無家因贅居鵬陂廖氏得疾死焉無子君平生無玩  
好財貨不甚注意散寄人處隨喪不卹也蓋一下視一  
世氏年纔四十有七嗚呼其可哀也已墓在鵬陂西之

原銘曰

君家之積厚不薄至於其身亦善學天之報施窮且惡  
殃慶之機毋迺錯嗚呼有恨纏寥廓

予既作此銘檢篋中得守一舊紙一張蓋十餘年前寄  
予取其紙尾有大寧書識大寧者新塗人青年有俊才  
不幸夭死皆深可哀者也與守一同族茲因景綸令弟  
歸便用此紙寫一通寄去鵬陂如霖如崇如縉昆仲凡  
知守一者皆觀之謀石刻於其墓是故人之高誼也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思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鼯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

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艸雜而益繁鷓臯虺蝮遍  
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  
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  
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  
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  
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詞以希俗而捐其親  
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  
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



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  
沉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  
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  
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  
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乃  
曰吾墮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  
亦去之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  
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為非邪抑又有所秘

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  
知故而宅於埃壘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  
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  
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  
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  
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  
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  
諸守仁曰盡為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

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  
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  
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  
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過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  
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  
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  
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  
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

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

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早攻聲詞中乃謝棄脫  
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  
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  
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志

文橋庵墓誌

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  
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

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庵文子之墓耶冀  
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  
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  
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  
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  
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  
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則以其墓  
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

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裴棠東集棊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得其所狀而為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

人有閔廷者為之行狀甚悉

西河散人墓誌銘

韓邦奇

西河散人郭守道自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極之表  
滌落之淵舉萬物莫得而拘焉乾坤不得覆載我日月  
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霑濡我四時不得寒燠我陰陽  
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真歸諸大源莫容莫破莫得  
而名焉又其次爵祿不能維繫我貨利不能引誘我功  
名不能羈絆我寵遇橫逆不能感激我若千仞之鳳萬



里之鵬飛翔扶搖于天衢之外人孰得而攀之散之義  
大矣守道自號也何居考其言論幾于窺次散之意乎  
守道天姿異越曾襟脫落觀其外循循乎若無懷氏葛  
天氏之民也叩其中其莊南華列玄洞之儔歟郭氏關  
之大族祖父以來中衰矣守道裕然自適若無不足者  
既老猶不長尺寸初里人以守道之能能大郭氏者勸  
之營產業為妻子計守道曰法聞之斯世羈棲之宅也  
夫婦偶合之情也兒女邂逅之恩也吾身性真之主也

夫羈縲者至暫也性真者至重也偶合之情邂逅之恩  
至輕也夫營全於至暫之寓者愚戕至重以趨至輕者  
惑法弗能智亦安敢愚法弗能哲亦安敢惑法不敢愚  
且惑故不敢勞勞然以傷吾真也有詈守道於市者若  
罔聞知人或為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為之  
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矣今  
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  
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

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  
有司兩舉鄉飲皆不就或謂之曰鄉飲禮法之所在也  
深衣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之  
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異乎吾之撰夫禮法者性之縲  
紲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之陷穽也若之何  
而被縲紲荷桎梏自蹈於陷穽之中歟初張居士王伯  
利者關之善士也中興二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  
謂守道曰郭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

其有乎守道曰然顧法無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己  
避己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能不妬能不避也  
法焉有度心寔好之矣一日與鄉老泛舟而觴一叟潛  
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夫  
流水之無盡吾生之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  
於斯固若是之蕩蕩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  
幾歸固若是之蕩蕩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如  
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往者過來者續叟見水之無盡

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續也焉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固一體也又何羨於彼乎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久客於外而得返鄉園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十三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朝邑大慶關人配張氏子男二長侃起家幾萬金秦府典膳關雖幾千家莫侃並焉娶趙氏繼娶張氏次爵克佐侃守業娶王氏女一適

李倫先卒孫男五孫女七侃之子希孟娶潘希閔聘張  
女一適商人樊會一適商人王廷祿一適庠生韓邦達  
一適商人楊鼎爵之子希曾娶衛氏希冉聘王氏希顏  
未聘女一適秦府典膳姚本源一適商人何騰一幼未  
字銘曰

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勺之土天無呼吸之氣江河巍  
巍而高泰華滔滔而逝晝昏昏而夜昭昭象兩翼而鶴  
兩齒茫茫宇宙孰生孰死載觀斯言亦散之旨

程長公墓誌銘

明汪道昆

程長公名鎖字時啓世家休寧由谿長公即世十有四  
年未墓也其三子夙抵不佞豫為之表惟卜地為皇皇  
及其舉嫡母吳碩人喪不佞見客蓋殯潘阮之曲其陽  
乃覲隩區不佞指而問之則長公故所購者也三卜不  
兆終焉未遑吾友吳子旁綜堪輿是宜主卜三子乃肅  
吳子嚴事之為上賓賓至而四顧踟躕其兆吉蓋壁蓮  
峯而中為峽起為五雷山又中出而峽者三為蜂要為

鶴膝起為巨門如當辰旁視之則為廉貞其茁如莢其引如象倍巳面亥為觀天皇甲山振瀋水而西如墉百仞浙江縈山東下其注如隍部婁附甲山而當穴為紫微金蓋敵體也規土中如拱壁如錯繡如流霞于是而坎其中得槲一又明年為萬曆己卯則以春王正月癸酉三子舉長公之殯而葬焉乃蒲伏謝賓自先考而下辱先生賜賓曰否否非司馬將不有明德尋避席曰長公故以長者聞則天授之吉土即司馬無所與力無論



德明不佞聞而善其言志諸墓門之石若家世若賢行  
若子姓具在長公表中銘曰

延身之良強有力五雷可鞭象可鼻連山高高潘水深  
一坏之土千黃金北辰倒植甲山起紫微當中陳玉几  
松栢千章有闕宮誰其居之程長公千秋萬歲福攸同

內江喻在義墓誌銘

曹學佺

楚蜀相接之地岑谿險惡中外雜處禽譖獸怒情形靡  
定當事者稍稍不克奉揚天子威德諱兵示弱佳兵不

祥蓋甚難言之矣然挑釁多在邊帥貽禍則在小民人  
但知行間矢石之屢傷而不知輓輸餉道之更苦但知  
事中之馳驅難措而不知事後之功罪易清也噫難言  
之矣予同年喻君繩祖初試為沅陵令其時有播之師  
又有皮林之師以五溪之水當一路之兵以四方烏合  
之衆轉三十鍾一石之粟緩之則愆期急之則難必其  
命縱之則逃匿操之將變自內出噫難言哉君以縣令  
而督餉以文弱之軀而走箐壑之險以調停之術而兩

不得當將吏之心以升一俸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難  
言哉夫身有封疆之責者不能銷患于未形而保民如  
赤之心與夫開疆拓土之念較則必不勝矣身在鋒鏑  
之中者猶能決勝于俄頃而致遠任重之勞與夫掩敗  
為功之術較則又不勝矣有勝有不勝則其為功也為  
罪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于不得已之役而委宛  
紆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則不以為功而以為罪可也  
雖終其身焉德不勝位齎志以逝亦可也君自沅陵調

崇邑陞大理評事丁憂起復候補都下而卒以視乎播  
與皮林之師有先君死者有後君死者使苟有殺一不  
辜之心而自悔平旦遺憾千秋則不啻若霄壤矣君之  
卒年四十有九葬于其鄉而先世後人詳于狀中予以  
同年之誼且守土乃為銘曰

予治蜀也知蜀事觀君之所為也悲君志不知乎世之  
功也何惑乎君罪龍洞之陽君其藏有功無功庸何傷  
以理推之世愈昌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曹學佺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曰以土婦人以嫁為歸人以死為歸死以土為歸安人生十有九年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順于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夢歸其家即夢中猶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凡七年余姊長適人是年余領鄉薦又三年大父母相繼以壽終即得祔葬余亦成進士與弟修俱納婦生孫

又六年余以南京大理寺正被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葬于雲山為大父母冢旁焉余小子罪莫贖竊謂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久在外者聞其家之長老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無異也或曰安人無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俗之敝也為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目然不能事事順也愛子以疚撻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歸余家者十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人有此也則當其溘焉逝之日

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  
不終以養事兮以壤侍兮余母志兮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袁中道

先王父左溪公弟為松峯公兩王父慷慨然諾周人之  
急其德相若其少壯艱子而晚得令子亦相若也嫡或  
後字或不字而側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生予父  
者為余氏姑生子叔者為姑其賢又相若也先王父嬉  
于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歡心先叔王父嬉于田而姑事

之亦得其懽心其婉順相若先王父之嫡久厭其家政  
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厭其家政而以姑代  
其才相若嫡晚生子而乳嫡之子如其子嫡無子而乳  
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嬖相若先王父即世而予父不  
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先叔王父即世而  
予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其母儀相  
若及其老而強健疊見諸孫成立余姑及見予輩成立  
并予輩子姑及見宗伯弟輩成立并宗伯弟輩子其福



祉又相若年皆至八十餘安詳而逝神明不亂若有道者其考終又相若也嗟乎袁氏之興皆有賢母焉世道日降而彊悍嫉妬則相若耳鳳靡鸞叱鴟梟叢集可嘆也按狀笄而事松峯公後生子叔一人名錦諸生孫二人名宗伯諸生宗夔儒士孫女一人適曹近臣曾孫男五人廕生達生樂生永生衛生曾孫女二人皆幼姑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九今祔葬于松峯公之側而姪孫中道為之銘

銘曰

蘭生香石生堅姑之賢本于天德無虧壽亦全懿行在  
彤管編鬱葱葱嘆此阡名與銘億萬年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九至

詳校官中書 李采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李荃

謄錄監生 臣孫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九 以下排體

梁簡文帝銘陶貞白先生墓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  
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  
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

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遺舍人王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造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為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為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遁形解化自  
昔同然猗歟夫子受錄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賈船虎車  
照景蛻拂凌烟餘花灼燦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  
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簡文帝誌徵君何先生墓

先帝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  
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  
劉瓛汝南周顥為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

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窆乎其



山正衾在殯啣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  
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楛禮墜文章洙泗顏  
經扶風罷學闕西凝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  
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歆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  
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疴  
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  
追勒高鄉乃為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

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  
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園舟輿席  
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慙  
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稱酌素余  
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玄泉  
無曙

周故大將軍趙公墓銘

北周庾信

公諱廣字乾歸若木拂日長蛇委天龍圖幕河之光神

鼎連雲之氣六辯構字五運徵祥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脂點漆日角珠庭為子則名高五都為臣則光照千里華蓋中天之峯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歲在珣車年方竹馬月內桂樹切聞能訓石上木生懸思即悟年十一孝公薨焚焚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八翼斯舉大周建國宗子維城設壇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元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授

都督秦州刺史孝公久牧沂隴遺愛在人今茲見撫我君  
之子豈獨司隸之臺鮑宣累葉丞相之府常賢重代二  
年拜大將軍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勲譬韓信之登壇  
榮高獨拜武成元年遷都督興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  
州刺史嶠冢導漾乃濟漢之東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  
西極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戶地接韓城闔隣  
楚鄣戶封八縣思深寇恂之功邑啓萬家事極曹參之  
賞保定元年授少司寇犴戶苔生圉關篙動載酒厲車

幸無冤氣觀囚軍府或聽鳴琴二年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其年閏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公亟牧冀城頻藩隴坻豪傑斂手貪殘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漁陽噪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匈奴下馬之山貴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遙承風化三年奉詔向甘州迎皇后有文書手仲子之歸紀裂繡來卿為君逆自非名高絕國威被和隣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命四年授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

以名將當官以今方之彼有慙德天和三年授都督陝  
虞等八州甘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產垂棘既有滅虢  
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絕秦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閑閑車  
軌服叛威邊算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山川  
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是以請謁承明言歸湯  
沐方詢夏郊之祀或辯桑林之崇更除秦州刺史仍襲  
父爵豳國公分流之嶺未登晚塞之城空望太夫人以  
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公頓伏苦寢水

漿不入雖王人勸奪創鉅愈增母死於子子死於親慈  
孝之道一朝總集大漸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闕罷市  
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寒棠還顧空營唯餘衰柳謚  
贈某官禮也歸葬于秦州之某原亥甲啓路追軫驃騎  
之功龍旂贈行深悼東平之遠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  
居之仁義飾以禮樂風神機警聰睿精明有仞于宮牆  
無形於喜愠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  
膏映必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言泉流吻翮

翩書記則阮瑀陳琳荏荏風流則王濛謝尚語其百發  
弓絕于猿吟論其百中劍深於雁陣枚乘之望梁苑不  
憚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至如應變將略雷電  
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有品藻人倫之志有情平天  
下之心鵬路忽催龍津遂壅嗚呼哀哉大宰蚤茂三荆  
長辭萬始撫養遺孤連枝同氣馬援之誠兄子義存謹  
飭王况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謂乎乃為  
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平一地紐增  
輝天鏡傍廕數國前臨七政地屬先登時逢下武玉璜  
撥亂金膝光輔衛晉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派流玄  
扈景命寅序徽猷淵塞忠有令圖孝為全德山節蒞政  
桓珪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勒平樂高宴金華說經論  
儒璧水親禮明庭相風待賦承露需銘乘舟向日策馬  
隨星德舉克明能賢允淑上將授服元戎推轂趙失東  
漁或亡南牧箭下聊城泥封函谷袞衣頻露丹旆亟卷

約法清推繁辭理遣盜烏懸察疑蛇立辯人共官園家  
同野繭籟雲推景轉風落仞星裂中台山傾左鎮夏楹  
舍爵殷階啓殯終幕躡行明旌庭引秦川直望隴水分  
飛山河滿目容衛靈歸陵圖石馬車畫袞衣小山搖落  
長林變衰淒愴原隰荒涼宅兆樹密人稀山多路小十  
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方寂窮泉無曉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庾信

君諱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本係陰山出自國族降

及于魏在秦作劉父少興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關塞被  
邊早擅威聲咸多雄烈君讀書馬上清談劍端獨運  
六奇專精三略雖復身居末將而勇冠旌門位在支軍  
而謀參幕府魏正光五年任統軍穎天柱爾朱榮征北  
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賀拔勝入關尋轉別將滑源卷  
甲關城東馬並皆克捷君有力焉永熙三年補都督太  
祖文皇帝奄有關河令行天下以君幹畧委之爪牙名  
洽中涓功參上佐兵臨河曲前登白馬之津寇發蒲城

先戰黃沙之苑臨晉橫船既禽趙將馬陵削樹復下齊  
兵班瑞司勳披圖䟽爵授驃騎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鄆縣開國公食邑五百趙儼之為驃騎止駕單車張堪  
之拜光祿長乘白馬以斯連類朝野榮之大統九年更  
姓侯莫陳氏隨大將軍拓跋遠經始陽二水長闔三川  
無市擐甲構病死于轅門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潮  
州刺史君在武川文皇帝同鄉里霸功既立王業克成  
不忘捨講猶論償博今嗣德惟新功臣追遠東都馬鳴

不無見日之歎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有詔更贈使  
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絳三州諸  
軍事敷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  
庭有鐘鼓家承箴誡教容教德言告言歸天和五年六  
月薨即以其年十月同葬于京兆某縣洪源鄉武子成  
寢請西階而合葬平陽下嫁即廬山而共墳銘曰

凝陰遠寂廣漠平寒沙窮瀚海地盡臯蘭塞鴻秋去胡  
桑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凜然師旅上谷威雄武川君則

繼踵代不乏賢臣有忠劔庭流孝泉魏室多故餘風未  
殄天保讓德當塗廢典上將指縱中涓力展洛城夜捷  
河梁朝剪鐵劔金龜榮追玉鉉身胄漢祚門承魏緒並  
擅華宗俱稱當路伉儷云匹年齡並故趙瑟秦聲同為  
丘墓小陵石槨洪源卿墓芻靈兩引池柳雙前隊路仍  
合松城即連霜隨柳白月逐墳圓芝蘭幾代陵谷何年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袁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

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霄漢豈直西河有守智  
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太守父  
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漯代為名將見于斯矣  
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圮橋取履蚤見兵書竹林逢猿  
偏知劔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直後除  
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即值吳  
亡公之在梁未為達也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  
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被諸侯蕭索烟雲光華日

月公以明畧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颭遂遠冠軍  
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  
倫公之謂矣為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  
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辟文武是寄公無愧焉蕭  
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櫓  
艦賀齊有橫江之戰仍為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  
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迴局轉車反暢長沙  
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



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肥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  
驚巢沉水陷火為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  
南北充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  
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  
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  
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  
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  
舳所臨蓋于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書

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  
叔蒞止暢轂文茵鈎膺偉革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  
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焉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  
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屆于東郭之亭  
有詔釋其鸞鑣蠲其疊社始弘就館之禮即受登壇  
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  
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  
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灞陵醉

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某月日奄  
然賓館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藉而  
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為田橫而俱死嗚呼哀哉毛修之  
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于河橋死生慙恨反公  
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  
傷溫序之心玄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  
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

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蚤竭一鼓前衰移營  
滅竈空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瑩永去隨會無  
歸存沒俄頃光陰愴悽岳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妻子  
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  
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塹羈遠營魂  
流寓霸岸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  
年還成武庫

周大將軍琅邪莊公司馬裔墓誌

庚信

公諱喬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  
西河之官即嗣重黎之政印之歸楚與章邯而並封豫  
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龍仍居選部水鏡三臺父悅  
再牧荆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為季布所哭獲存  
遺嗣實賴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言  
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胤公始應辟為河內功曹除員外  
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雄鋒軹關之捷逐北長城  
之陳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柳泉風塵三城席卷棠

陰鋒鏑千室入關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  
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水三迴夷歌數曲徒逢白  
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  
府晉之代胄宜紹琅琊之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  
琅琊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宮闈近密寔俟忠貞詔為大  
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平絲言  
惟允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酋恃險狼顧  
鷓張高山尋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

東水險橋飛遂得谷靜山空水消霧散仍為信州刺史  
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楫  
下於荊州彌動西陵之戍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  
寧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  
國聞寵若驚奄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  
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謚莊公禮也  
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功之郡三疇原公愛  
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為在戎四十二年

身經六十九戰至于多竈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  
嘗乖律恂恂教義吳越西河之風閑閑鼓旗李牧長平  
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  
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即序避世於秦承  
家于楚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黃旗  
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及我皇父荆河再  
撫世屬喪亂身沒狷豎嗟我遺嗣崎嶇趙武寒覆鳥翼



饑吞獸乳獲歸河內更襲琅琊年方竹馬怨結長蛇藏  
兵九地置劍千家雪山埋馬冰河陷車既乃班政超然  
榮守朱鷺頻飛金龜轉紐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  
食河橋勸酒石門冰釋金堤電散蘆水門關茅津成觀  
馭風逸翮修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吳漢沉寥搖落游  
場浸微金城路斷郿塢人稀風松雲蓋白水山衣賢已  
星殞人沒蘭衰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榮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于鄭鄭  
莊公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為族自茲而始祖瓊太常  
恭侯父穆司空貞公西京賦詩奉常叅栢梁之宴東都  
言讖司空為武衛之官籍連帝譜既同盤石門稱通德  
無廢儒林夫人禮義閨門端莊令淑采采芣苢萋萋  
覃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下氣怡聲承巾奉帚親戚  
惟禮閨闈以睦保定二年冊拜榮陽郡君序戚升榮從  
夫有秩豈惟立義之婦邑以延鄉有禮之妻封之石窀

大將軍沉犀二江夫人聞猿三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  
蜀道之難掩以瑤華先從春露天和某年月日薨于成  
都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歸葬于咸陽之白起原遂使  
山迴反壤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嗚  
呼哀哉乃為銘曰

天河開國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疇昔之邑今  
茲成姓識履傳風參輿留慶三星在戶百兩言歸虔恭  
內政榮曜中闈承姑奉盥訓子停機桑園蠶績綿室鸞

飛珩璜節步藻火文衣巴水幽咽猿鳴斷絕月落珠傷  
春枯桂折趙琴長辭秦簫永別貞姬掩隧節女封墳  
洛濱無月荆臺失雲烏悲傷聽松聲慘聞千年遂古  
百代餘芬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  
勤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既沒  
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誠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蹕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叅謀  
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  
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  
春椒年十有四娉于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  
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鄰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  
採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  
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

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棘道問政印都白狼之溪途艱  
黃牛之坂荔枝之地險葡萄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  
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  
天厲之疾遂成沉痾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  
月九日薨于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某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  
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  
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

人先逢金闕銘曰

芟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閣凌波西遊卿相東  
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震維徙族燕垂從宦塞入  
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澗寶鼎留銘彫戈餘  
贊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明月照鏡  
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  
水既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鬪星機北轉日轡  
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

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迴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  
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搖落丘隴荒  
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  
方固園陵永植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庚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某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  
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謀帝系即有內外之  
親分裂山河仍為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



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傳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線纒佩悅茝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標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修其政某年月日冊拜迴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疢痼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味徒窮

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  
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  
如何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  
告辰丘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  
乃為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  
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  
迎門濡蘋實俎奉盥如事移茵卽序春冰浴蠶秋機秉

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迴月  
玉樹臨春弄玉鳳凰昌容紫草自此十年無人得道舜  
華榮曜飄零何蚤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即望  
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  
淚悽愴何言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  
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聞建

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畧少保建昌郡公  
父熾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  
之臣咸陽違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參八  
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耀夙彰徽華蚤茂肅恭  
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  
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駟是服長久於節不無秋菊  
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  
慙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城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漢

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於君封之石窳  
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漢  
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雷  
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  
明石鏡即對粧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  
嗟西域之使稀靈艸一根恨瓊田之路絕天和五年某  
月日薨於成都之錦城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  
仁之悼亡悲深長簾况復仙臺永別無復蕭聲傳母長

歸唯留琴曲歸葬于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

銘曰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貴仕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趙北侍姆秦南絃綆禮數厭狄駢駢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鷓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愠舉案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薜風雨消散神靈離絕婺

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想凌波更無  
迴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臨火井北望塞門猶垂雉  
服尚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沒滕城  
松悲鶴去艸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  
攏常貞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安

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祖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父以正光之初褰帷海岱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箴誡之德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百兩言歸三星在戶箴盟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大統十六年冊授永安郡君婦以夫尊親由子貴朝章家慶兼而有之保定二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袿禕典則有美河魴足光彤史既而風霜所及灰琯遂侵與善何言至于大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



堯春秋六十有六卽以其年十月十日遷葬於咸陽萬  
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煙乃合  
青烏之氣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白狼建功丹  
蛇襲慶漢之廣矣先聞淑令君子朝端賢才家政簪  
珥以禮軒車以命讓果成廉推珠止競百年超忽千金  
莫恃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鞶輟露采繁廢祀室委  
眠蠶衣留畫雉雲垂下澤日掩高春空帷舊館虛幕

新封山迴廣柳路沒深松遊魂幾變夫人何從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三十

鄴國公墓誌 唐楊炯

永昌元年春二月甲申朔鄴公薨公諱柔字懷順弘農人也縣犯太原王廟諱改為仙掌焉公即隋煬帝之玄孫元德太子之曾孫恭帝之孫鄴國公行基之子粵若

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惟丞相保寧西漢  
惟太尉亮弼東朝功書王家澤流後嗣亦猶司徒之敬  
敷五教殷德日新后稷之播時百穀周有大賚隋高祖  
昧旦丕顯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顧命恭皇帝遜位  
明敷能讓天下作賓皇室與國咸休承百代之宗國稱二  
王之後公山河積氣清白餘基孝友著於閨門信義行  
於邦國縱心妙用不出戶庭覃思典墳不窺園圃及其  
上公傳位命服居前有怵惕之心無驕矜之色漢之平

帝猶敬劉歆

集作猶  
封曾侯

魯之戴公尚聞商頌大唐貴為辰

極富有寰瀛用三王之禮以同天地奏八代之樂以答

神祇郊上玄定泰時金繩玉匣日觀登封左介西偏明

堂布政未嘗不虞賓在列周客來庭禮秩尊於百寮贊

拜絕於羣彥

集作  
后

猶能小心畏懼恪慎肅恭上帝時歆

下人祇協以為藩屏以訓子孫稟命不融享年五十有

五嗚呼哀哉越某月葬于某原嗣子某官生盡其孝

集作

養死

集作  
沒

盡其哀學不替於為喪禮有踰於鑽燧卜其

宅兆俾無後艱述其家風謂之不朽其銘曰

有客有客乘殷之馬建于上公尹茲東夏有客有客乘  
殷之輅作賓王家率由典故天之蒼蒼人之云亡栢檟  
成行魂歸故鄉

李懷州墓誌銘

楊炯

公諱沖寂字廣德隴西狄道人也左衛大將軍西平王  
之孫荊州大都督漢陽王之子今上之族兄也原夫帝  
堯之緒運期授於天漢顓頊之胄大命集于皇家光耀

則若木十枝波瀾則長河九派或中軍按部金鼓所以  
節其聲或刺史班條冕旒所以彰其德信可謂玉林多  
寶天族多奇以御家邦以藩王室者也公山河誕慶辰  
昂發祥金多木少孔文舉之天骨玉潔冰清華子全之  
神彩南陽季恭偉縣識宰相沛國趙元儒竊知公望編  
漢皇之兄弟列周室之邢茅天下稱其八才吾家號為  
千里初任尚舍直長稍遷城門郎仍奉勅於弘文館讀  
書掌舍諸宮城門列校制詣東觀有黃香之博聞賜其

制書有班游之廣學尋授駕部員外郎轉金部郎中又  
勅公為戎州道支度軍糧使天府充勅軍儲委積振南  
宮之絀冕譽表三臺歷西蜀之江山榮高駟馬遷太府  
鴻臚二少卿丁艱去職揚播之登太府初聞累遷之命  
鄭默之拜鴻臚遽見終喪之禮孔宣尼既祥五日彈不  
成聲孟獻子加人一等懸而不樂服闋歷青德齊徐四  
州刺史東臨巨海西主長原或全齊歷下之軍或大禹  
徐方之地任隆刑部陶侃八州寄重尋陽桓伊十部遷



宣州刺史吳王舊邑楚國先封江迴鵲尾之城山枕海  
根之治蜀郡無此計吏則惟薦張堪潁川尤多制書則  
但稱黃霸巡察使以尤異聞遷陝州刺史觀其井邑號  
仲上陽之故墟度其川原周公分陝之遺跡唇齒通其  
列國咽喉壯其天險善人為政無待於百年童子行謠  
先符於兩日于斯時也天以順動帝以會昌修封禪於  
岱嶽作明堂於汶上望山川而遍羣神執玉帛而朝萬  
國制公檢校司理常伯文昌之省遙接大階建禮之門

旁連複道萬機匡贊八座謀猷既陪軒帝之巡乃覲漢  
家之事屬河縣南走憑斗骨而為城居衛蒲東亡界朝  
鮮而為役屬乘輿乃誅後至討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  
問三韓之罪制曰師出遼左卿可為北道主人檢校營  
州都督石門山險銅鼎河流天文則營室辨方地象則  
神臺鎮野供其行李鄭國有東道之名為我主人常山  
當北州之寄遼東平以功遷蒲州刺史堯都蒲坂舜耕  
歷山昭襄王始作河橋穆天子至于雷首汝南朕之心

腹遂拜韓崇河東吾之肱股時徵季布遷少府監忠信  
為主揚阜齊衡清白在官常林比德又除蒲州刺史諸  
童之逢迎郭伋再牧并州百姓之願得耿純復臨東郡  
孝敬皇帝國之儲嗣乾之長男四極奏於重光二年賓  
於上帝崇其謚號用黃屋於羽儀卜其園塋象玄宮之  
制度山陵之建也以公檢校將作大匠游衣漢寢之外  
抱劍橋山之下百工畢力陳琳於是乎躬親諸吏懷恩  
魏霸於是乎無謫遷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監若夫叶

時月乘天正秦人往事遊別館而祈年漢宮舊儀下明  
庭而避暑上幸九成宮以公檢校右領軍將軍本官如  
故董司戎政以戒不虞七校陳其甲兵五營按其車服  
領軍之職用文武于紀瞻右軍之官叙勤勞於常惠尋  
以公事免左授歸州司馬楚州舊也始得子男之田夔  
之先也裁為附庸之國人同賈傳路似長岑伯騫有聲  
於鄉里仲任見知於筆札制遷中大夫行兗州都督府  
長史大庭之庫少昊之墟上真降婁金精吐宿旁瞻日

觀木德題山別乘初迎將宣萬邦之化佩刀終與徒見  
三公之服以永淳元年某月日行次唐州方城縣遇疾  
薨朝廷聞而傷之贈懷州刺史公嚴而有禮直而能和  
行孝立身移忠事主生知者上重之以八索九丘道在斯  
尊加之以文昭武穆故能入登常伯出踐方州為六卿  
之儀表發三軍之號令引長戟於門前羅曲旃于堂下  
子孫朝夕玉樹相輝賓客遠迎玳簪交映悲夫展禽三  
黜安仁再免奚辭棘署俯集桐華慘舒則不繫陰陽喜

愠則不形顏色何嗟及矣竟遊東岱之山無所不知旋  
閉南陽之墓二年夏五月日葬於萬年縣龜川鄉之平  
原長子某官某次子某官某箕裘必復花萼生光隣人  
泣其悲慟明主憂其毀瘠觀其弔客不無雙鶴之徵察  
其成墳自有百鳥之感森森隴樹漠漠郊烟右玄灞而  
浩蕩左驪山而起伏杜陵萬家之邑非復城池騰公駟  
馬之銘不知年代其銘曰

高陽積德武昭餘慶宅鎬開基封唐啓聖叶和萬國平

章百姓天叙諸侯禮陳宗正周之曲阜漢之平陸地則  
葭莩祥惟嶽瀆鄉黨稱善閨庭雍穆始拜城門即遊天  
祿大微之位益部之星卿則有六四至丹青州則有九  
八牧專城既踐臺閣仍司甲兵倚伏無兆遭隨有運賈  
誼從王桓譚佐郡自忘寵辱曾無喜愠人去何歸天高  
不問東都門外長樂宮邊白馬旒旒青烏墓田楸桁夾  
路碑石書年百代之後南陽之阡

徐氏子墓誌銘

張說

徐氏子者名巖字某司封員外郎堅之第四子也驥子  
睨雲鳳毛洗日孝友因性聰敏若神置在膝前已會星  
辰之氣戲於牀下能記賓主之詞及總角成童精意好  
學聞一知十升堂觀奧下筆成章而倫要發言為論而  
卓詭識者咸謂增世構之崇蘊益源流之洪潤雖甘茂  
之孫十二飛辯班彪之子九歲能文不尚之也天乎何  
辜顏須無命年十有三歲大定元年九月遭疾而沒嗚  
呼哀哉瑠月始生不見其盈瓊枝方秀不見其茂悲哉



銘曰

生日何淺死日何深珠碎朧月花殘稚林哀哉父母孰  
處其心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

張九齡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傳  
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  
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光男克  
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休軌

載揚厥問烈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  
不克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不構傳一經之  
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  
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  
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  
叅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陌遂  
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叅軍歷廣州都  
督府法曹叅軍輪囷下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

道固已仁焉而不異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  
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  
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矢志南州  
終于叅佐悲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粵開  
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  
極思傳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倚那其  
後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休烈有素聿修

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名不可掩學  
古入官益取諸漸叅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  
我惟義在何適非宜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  
改

沂陽郡太守王公夫人成氏墓誌銘

王維

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姓命氏  
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謚漢魏以降史牒詳  
焉曾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

護儲闈九百剖符典司方岳漢雄左輔實拜翁歸周命  
僕臣惟茲伯罔夫人即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有明  
訓家無遺德蕙心紈質豈曰師成螭首蛾眉抑惟天與  
同雲降雪常聞柳絮之詩獻歲發春即賦椒花之頌言  
事姑舅宜其家室寢門纔闢笄六珈而問安擊鐘未晞  
具八簋而獻饋染朱與綠不愆公子之衣采藻及蘋有  
甚季姜之祭魚軒翟茀為諸侯之夫人鳴佩垂環對有  
國之君子綺䟽寓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

持門戶能睦族姻誠良人之從政不啻原獸訓愛子之  
為政遂返魚池言成大家之書行為衆婦之法至于彈  
琴製賦纂組攻書具舉百事之能仍居四德之外嗚呼  
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日薨于長安平康里之  
私第某月日祔于咸陽洪瀆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  
空傷奉倩之神未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理長子濡前某  
官次子澄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漣漣泣血筑筑在  
疚哀纏聖善痛七子之無依文叙寒淵冀九原之可識

銘曰

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兮手如柔荑奉初之  
嘉訓兮淑德日躋供養兮姑舅簪珥問安兮先夜漏製  
三纁兮玄纁具五獻兮邊豆翟裼兮錦衣駕魚軒兮來  
歸從如雲兮滿中闈忽形沉兮影絕夫傷神兮子泣血  
悲餘澤兮猶在怨迴文兮未滅返葬兮咸陽寒天暮兮  
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鳳凰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七